



新刊宋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元故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入翰林為書寫改戶部令史出為江西行省緣俄入緣中書用年勞遷寶鈔庫副使階承直郎調奉訓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杭為東南一都會臨以省憲二府幸有事左牽右綴若未易爬梳君處其間不吐不茹上下藉藉稱之曰能吏能吏云海寧潮溢民田廬多沒君憂之以特牲禱于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廬無以居神忍化為魚鱉宮耶即為魚鱉宮神亦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波當帖帖禱畢親沈石水中命健卒繼之未幾復海為地

陞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轉奉政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豫章歲凶民掘野鼠食餓莩  
橫道因聯裳爲旗執棘釘集城下將爲變衆憚不敢往君  
單騎出呼曰爾等寧飢死乎兵死乎我張都事也敢害者  
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還言於省臣大發倉廩振  
之賴以活者萬數蕭鄧二大姓以武斷自豪州縣踵門受  
事顏色小異輒縮縮不敢進小民重足立戒毋敢高聲語  
君皆治于獄聞者刺羊豕相慶曰吾屬卧始安枕矣擢亞  
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有八至官一月即喟然嘆  
曰顛毛已種種尚可仕弗止乎當從天子丐我婆婆去棲  
山間以沒餘齒耳遂上休致之請掛冠徑歸越一年卒至

順癸酉十月十日也君歲書數千卷繙閱不暇上馬入公  
府亦衙置袖中人譏以蠹書蟬淫首笑不應曾祖諤金明  
昌中舉進士登第官至朝請大夫吉州刺史聲號赫然祖  
和抗節不仕父筠以君貴贈奉訓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  
騎尉追封正平縣男元配郝氏再配陳氏皆封清河郡夫  
人子男三刻蚤世曰柝奉政大夫紹興路餘姚知州曰棫  
濱州路增城縣尉女二孫男一柝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山  
之下銘曰  
於戲乎君其任也振振其止也閭閻是惟有元能吏之墳  
於戲乎君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銘 并序

漁來浦江聞縣有先達之公歷官多異政時公沒未  
父也。會邑令長請脩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七鄉  
徵其實會公家有故不以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詢于大  
夫士情之好惡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聽但畧附公氏名  
他傳至今以為恨後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始具治行殯  
門泣拜且謁銘漁因得備序之揭諸墓上且使續縣志者  
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氏世家彭城五世祖碩德  
始遷發之浦江曾祖載祖文興父定字正甫雅好施貸而  
不償則裂或作併券棄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婺州路  
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縣子程文憲公鉅夫為  
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稼

視其手曰吾掌臆且厚如此肯浮沉田間乎年二十餘遠  
游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東廡下中設木榻旁鍍釜之屬  
寢食於是繙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沐未嘗出時踈齋先  
生盧公摯為部使者每見人散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選  
為潭州府史公辭曰明公不以德潤為不肖俾吏干潭然  
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區  
區者得一閒曠之所稍讀律焉則明公之賜也大矣盧公  
尤嘉之如其請移桂陽越三年補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  
遷湖北贊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書辟理問所提控  
案牘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仕佐郎豪卒  
質人珠人贖焉卒愛珠潔意將乾沒之給曰汝何多忘珠

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于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卒  
中跪于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珠恐汝不信特  
以此為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櫛還之卒大慚服薛記擊  
陳源死薛行跡上下以勢扼諸孤亟藁葬其屍寃莫能伸  
公白發之歷二年屍僵如生抵薛于辟辟浙東道宣慰司  
令史考滿擢將仕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未上江南行御  
史臺辟令史以病足辭尋之官平江轉承事郎常州路宴  
興州判官新學宮築社稷壇壝架長橋民賴之州多盜公  
閱盜冊察其尤囂校者鉞左右趾役于官三年之間外戶  
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既集請名進士第其高下  
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為立遺愛碑改承務郎嘉興路總管

府推官厲歲大水禾不登道殣相望其杜者謀曰吾儕等  
死耳飽死可乎乃群詣富人貸粟弗從竟囊之而奔諸聚  
落皆然縣州坐以強致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  
死者六百人民感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  
足疾寢劇遂上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  
中致其事公為人忠靖而慤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  
時操觚或不能成字後解屬文詠詩論議出入經史蟬聯  
不少休自以性褊躁按古之有容德者成類各贊以詩號  
曰紀忍之書趙文敏公孟頫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  
平無他嗜好視貨象如土梗唯愛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  
謹禮度劇暑鏤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先恭甚月旦十五

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嫺族有息嫁娶不足者，勲之。遇歲儉，割秩祿濟之。每思效范希文買義田為經久計，有志不就。其蒞官則清心寡欲，祿或不給，取貨于家以繼其用。惡豪強之蠹良弱，極力鋤刻，所至皆屏迹。人呼為健吏。云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壽祖，以公廕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曰紹祖，次曰光祖，壽祖、光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姑蘇鄭善孫。九人曰教化，曰不花，曰瑤，曰瑋，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茅，孫女六人。其一適張輝，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于家。十二月某日，塋于後金之原。嗚呼！公起于蒸庶，不從貨取，不從權勢，而致不從奔。

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勞烈，繇歷歲時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榮號寵賁于先人，誠可謂難能者已。

銘曰

健融維隼，兮寧不奮飛。捷足維驥，兮千里以馳。豈阜撻之可淹兮，而繚蹤之足羈。吁嗟夫子兮，其類是為。翩然高舉兮，物莫能翳之。命服切皇兮，終易布帛。聲號赫兮，如飈四馳。雖宰木之已拱兮，芬烈翊而未除。揭微行於隧道兮，尚來者之可期。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祭中妙東英才。詔詞林群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其所。

宋景文公集卷十八  
業文親定優劣。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

尚書領首薦會試帝宮。未幾除國史編脩。仍俾肄業于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于上。錄為弟子。負唯執經日夕。忽歐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余按巨友吏部負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告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于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盜所過。并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五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跽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

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兇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眾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誠。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齟齬大罵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

不詳庸所由  
終何也

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繫之至  
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  
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  
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  
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葬  
里之桐塘聞者莫不霄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  
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  
為養暨沒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閭師有貨粟多  
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擊死  
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  
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聽客為之傾聽忘日

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惟  
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嘆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  
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  
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勝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  
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  
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  
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  
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  
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叅軍曾  
孫簽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  
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鳴



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士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中嘯呼毒氣所侵盡其良心棄鋤握矜叶瞻茲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劍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

然雪為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盜益竒以死狗之雙壁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岩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鑽于幽墟後世是師

故裕軒先生墓銘 并序

焉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子始事齊歷守高辛平昌淮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六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為之徵周廣順間迺洽鉄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博

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至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麟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于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第子三世父子迺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迥拔日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為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入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為饜飫。公質其異同統宗會

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參貫逮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做太史遷為汧陽游涉大江沂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去。或發為嘯歌扣轅為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及之恩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為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撤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會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行辟為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屨常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翁張各使之充

足而去。既者涵養之功愈密，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猶為大和薰蒸所及，物無恃矣。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咏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定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冢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窘澁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為佳士也。濂問學蔚茂，文猷燁燁，赴東南間，以薦者授鉤臺書院山長。女文媚適前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

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壻旁侍，問荅經義，金春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其在幼先治中君群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顧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末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士習汙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闢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棧籥啓秘，駁不誣只。日月行天，

耀經會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徽疊照契德符只公  
生其後類神駒只振迅千里流電祖只視彼蹇乘徒崎嶇  
只終日不越州與閭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  
流殊只玄化紛縕塞八區只仰觀俯察理則孚只歸來故  
居恒著書只直自閔洛窺泗沂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  
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勒砭砭只白石可泐其名弗  
渝只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  
張侯故後人以字為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為弓正而賜姓  
為張者殆非也子孫家于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

學士素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于洛時年七十同大尉文  
潞公司徒富鄭公為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為盛事龍圖  
之弟正議大夫蟬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為天台人蟬生武  
節大夫堙上生竹山尉鉅上生某官懋上生某官述上生  
某官伯蟻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蟻生采上  
生大夫字其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遠入元朝用薦  
者為鄉郡儒孝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於卒上  
知家孝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  
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  
斬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為  
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于朝廷而嘆曰吾為

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為干祿乎蓋止之於是南還而  
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穿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  
於門者傍縣慕其為人聘致為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  
嚴重有袂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  
束書以歸人曰先生自<sub>其</sub>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  
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為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  
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服甚哀公問  
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  
事今不用柰何公曰爾勿憂也出猪幣八十緡易之不問  
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殪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  
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朽<sub>七</sub>空矣公恬然不以為志唯見

官政有病于民每憤形於色走公俯具白之雖不見聽士  
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  
甃石為山蔭蒼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醕酒賦詩望  
之者猶世外人織毫塵土蓋不足流也作為文章珠貫玉  
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  
韻度清洒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  
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為不易  
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  
門者皆彬<sub>七</sub>雅飭諒而不頗其凡聖鄉識見夔異以辭章  
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頰發赤  
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

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  
著有言志彙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  
卷。世運畧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于家。公娶謝  
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  
顯。滌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  
適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其婿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  
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  
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于臨海墳領之原。既已  
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聞天台  
為靈越奧區。所謂金庭玉室。瑯樓璿臺。咸在焉。故其下多  
清脩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京莫作。有如公

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貌人世如耕稼。  
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為何如也。孰得孰失。  
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  
辰之遘。而大耋是遺。詎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達  
泗沂。乃牖夫民彝。積嶺崔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為務  
光先生之碑。

龍泉項府君碣

嗚呼。三代以降。先王之法不行。人不知學。縱學矣。徒尚之  
為繅籍。朝衙暮鬻。唯恐不得售。稍售即鼓舞氣勢。傲兀同  
類。視強弱以為軒輊。攻其內外行。蓋無一善者。此瀟於項

君竊有感也。君幼肄學，即知篤行。親有疾，跣步不離側。卒以孝聞。君妻遘未疾，中饋無主。諸雛日夜泣，呱呱君安之。君方在齡，或勸其更娶。君曰：「娶婦為嗣，親爾。吾有三子，奈何自致紛紜耶？」鄉里小兒與族之卑幼，來謁，整衣冠，起迎。如遇大賓，入有犯者，弗與辨，俟其氣平，徐以理詰之。皆自服去。且更相告語曰：「項君寬柔長者，吾等慎勿犯寧犯，狼暴大則無愧耳。」臨財甚介，非義誓弗取。遇貧窶者，周之，雖節盡不容。為人冲曠坦夷，不識有坑阱。每謂人曰：「吾知直道爾，違恤其他。」君諱韶，字德仲，項氏，處龍泉人。其先自松陽來，遷曾祖某，祖某，父茂卿，剛毅果決，鄉井有曲必直之。乃已娶張氏，三子則勲、壁、圭。圭端慤而能文，女孀適同里。

劉府君碣

胡深，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鈺之子，有文武長才。君壽六十八，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於黃庭岩之麓，去縣南五里。銘曰：嗚呼項君，匪棘于隨，不凝於私。唯直道以居，其無媿三代之民者歟。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辭，撫世壹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達合必，鬻聲撼屋。君處其簡，漠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夔絕，人多嗜腴田，設巧窳期必獲焉。君魯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柰何欲陷之耶？未幾，多田夫苦賦歛繁苛，械走米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

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燭燭紅君曰此是已隔離落值之盜方轟飲味爽縛送于官盜為衰止即欲盜辭舌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之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為盡心焉君藏券篋箚候子長召而與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速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潛然飲泣奉母李夫人惟恐有弗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斬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耶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憾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真其

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塋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余家孫義當銘之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然一旦死矣吁其可悲

朱一中墓碣銘

君諱烈字一中一字達天朱氏朱為烏傷著姓高祖曰元龍尚氣節以進士入官至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中貴人有求建節者左司持不可執政論上旨亦不奉詔君亡何一疏陳朝廷利害至於痛哭流涕史嵩之忌之登入相嗾臺臣劾去職或勸由捷徑可回丞相之怒左司曰吾生



欲為全人死欲為正鬼肯作此態耶尋除知衢吉台三州  
皆不赴以朝奉大夫致仕時稱直臣曾祖曰幼學臨安府  
觀察推官祖曰孟羣入國朝為麗澤書院山長父曰恢應  
進士舉不中得心疾賦詩必有驚人句讀者為吐舌其意  
氣揚揚不少變君生俊朗學明經應書欲紹其家聞屢失  
利間往從堪輿家游自謂盡其技予見於烏傷行幸川下  
指川上諸峯言曰某山如蓮花其傍群阜乃其葉也蓮心  
則冲和之氣所萃他日當歲魄其中余戲曰吾得不毛地  
一碟足矣何以蓮花為未幾去窮黃帝內經及劉河間諸  
書欣然若有得再見於浦陽江上見有抱羸疾者謁君治  
君脈已抑首寫藥名及烹煉進退之法授之曰服此可愈

同遊溪南道逢一丈夫伸手求切且祈藥稍進又遇如初  
如是者四三竟不成行予又戲問曰君藥誠善邪君笑而  
不答又未幾疑坐園室十月不踰戶限習黃宮結構之術  
一日服大布衣腰青絲繩過余金華山遊人與余語欲語  
且瑟縮左右顧盼迫之又亂以他言予曰君言則言勿欺  
我君始吐實曰吾得仙方不可獨不死將欲共君恐君迂  
故辱上耳予曰意將有他奇論乃此耶君曰吾戒子勿迂  
又迂矣余曰吾弟為之君必不忌我丹成上昇時急操君  
袂君必掣予往耳一笑而散蓋予素癡黷於諸術家謬不  
知黑白故疑君後叩通其孝者輒云君皆精不可易視予  
然後自悔不能知君會世亂不見君稍久聞君奉母夫入

傅氏避地鳳林已而母卒左司所建室廬喬木參天清風  
蕭如也一旦又燬家藏圖籍亦散落無一紙存君心盡傷  
焉乃成疾遽自脉曰吾在世僅有月耳趣為製衾家人恠  
其語不倫弗之聽如期而卒歲已亥秋八月十七日也年  
四十九娶劉氏生子女各一子復甫八歲女某十有三歲  
許適同里金某其年十月某日祔葬先墓之次地曰谷墩  
君性重厚不迂中世夷不實陵谷人侮之色微變赭不能  
酬一言人因稱為長者然見義勇為雖百夫不可奪有巫  
稱神降蒙大姓挾之為姦伐君庭中樹作祠君持牒走州  
縣皆為勢所屈君直訴行御史臺日夜行大雪中脚赤見  
血弗畏快卒取墓符下持諸姦于市乃止君通周易下性

講授學子四集善為文滂沛有奇氣嘗手寫求志齋藁五  
卷屬予序予曰姑稍遲俟予文少進未晚也不十年間而  
君死矣悲夫君沒後子女弱又鮮兄弟無有言君名字者  
方欲求遺文以伸掛劍之義茫不知所從君友傳君藻獨  
能集君行來謁文傳君亦可謂全死生之交者已銘曰多  
才藝不長世伊後嗣之利

蔣熨士墓碣

蔣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無偽自守  
甚篤遇人恒躬匕然若畏之者或有紛爭出片言諭之雖  
愚夫則又翕然服箠食豆羹不繼室廬不足蔽風雨君安  
之唯拯患扶難則竭志慮不遺餘力第仁出後仲父復來

求分田君子之不吝君疾勞問者無虛日及死莫不哀傷  
焉君諱崇字伯尚其先自昆陵遷東陽曾大父伯大父忠  
父元母陳氏娶天台奚黻子男四長偉器次安仁次文懿  
恣淳祚文懿早卒女二壻曰張壽一未行亦早卒孫男三  
長公輔次公吉次公憲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  
統甲戌正月初八日以至正癸未十月初一日塋於青泉  
里昆侖山之麓塋後十一年偉器具群行謁瀛為銘瀛雖  
不識君幸辱與偉器交偉器知尚正學非義所在誘以百  
金不為動觀偉器之行足以知君矣銘何敢辭銘曰  
君之行一何良也有子為儒知家教之有方也刻文墓門  
廢于載而跡彰也

傳守剛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  
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大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不表  
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沒其諸兄具棺歛已舁出中野  
縱火而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躍將絕焚已編荆成筐實  
以所焚之遺骸以歸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之淵守  
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拾真沙上脫所  
服縕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間房中設  
几筵使具主祀之其友賈明善為造小積歲之適堪與家  
趙翁自城南來為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  
手藝松栢於四周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

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富人。家子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雜色。日受公教。孝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聞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以大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惘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也。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

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也。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以坐廳。事作警效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也。眉目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余自後移家浦陽青萝山。出仕于朝。入翰林。為孝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也。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鼻

之原曰爾今同處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而鳶亦歸童  
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  
一鉅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翰蒙求三帙以進余讀之見其  
遣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夢山鵬  
也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  
懇聞人善不啻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  
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黼  
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也乎  
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  
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朽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伶而遺  
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守

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桂宗發墓碣

桂杭字宗發慈溪人十歲善屬文薦紳家僉曰賢哉桂氏  
有子矣年浸長學如其年兼機警異常與拘泥章句者弗  
類其父鄉貢進士德不人自喜謂且亢其宗為娶同郡陳  
象賢女未百日病面免如鐵食飲進輒搖首使却去其意  
恒怍然父憐之屏人問曰爾何以致斯疾杭對曰見在上  
虞中暘死醫搗姜成液末南星飲之生今疾復革其殆命  
矣夫父垂泣不能視已而遂卒某年月日也年甫二十有  
以其年月日葬某山卒後三年父哀其無子日夜念之介  
吾交礼部侍郎錢君璿求余文揭墓上錢君言杭事泣下

未景傳文集 卷之十八  
余謂師廢民散之餘新進小子能勵志于孝譬猶麟角鳳  
毛世方以為靈為瑞奈何死之亦為之悽然悲抗能使人  
至於此者其亦有以也夫銘曰  
嗚呼杭也三秀淇泉其茁也無根其發也無源其變化莫  
測有不知其然者乎嗚呼杭也泉之闕矣芝之賈矣及不  
若斷潢可以活鮒而弱柳可以為援者乎抑物之奇倚者  
玄象之所甚忌而無以自宣者乎嗚呼杭也爾睽乎人而  
全於天還一氣於兩間或舒而明或斂而潛將古今而不  
遷而何壽夭之可言者乎

故姜府君墓碣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

以質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  
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貧夫  
歎君之孤弱挾點隸為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及君  
之女兄道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間一歸視君撫君頂泣  
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凶堅欲去之以滅  
口則宗祀必絕為若教氏之餒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產  
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揚氏鞠育之如已子稍長俾從  
鄉先生楊夢牛王月溪趙松坡董寬齋游志慮淵冲而識  
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  
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  
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狹

宋景文公集卷之八  
王同君事之如母与姑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  
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堂罗拜於庭不知者以  
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外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  
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立從子恢道為後而躬扶  
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媼黨無不以孝弟忠信淑  
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  
被造偽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  
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官寘弘道稠  
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釋丁未歲  
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群動以數百計乘  
間鈔道莫敢何間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粳來歸六親賴之

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質  
之為言其利害訟為褻止君晚命仲子遷城中往來嬉遊  
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  
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誓將奉窆窆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柰何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懃吾志遂瞑  
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  
日塋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塋焉  
二子曰明道曰懋其孫五人曰煇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煇  
能積孝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尋卒進士擢永  
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  
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

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也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道人以為善而德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灑不敏幸與焞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然亦自謂據事直言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昇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耶無德弗酬得與善為述其非天耶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非天耶生遂死安松仵鬱蟠其非天耶卓哉善人延裕於後昆其非天耶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上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塾處士文胤之孫元贈曰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塋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挺楠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灑也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泉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益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壹本諸誠無纖毫入偽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



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爲從事辭不爲也上繩祖武下儀  
孫曾循蹈規矚晝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  
臨勒石示訓戒勿質鬻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  
禦卒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襲人見  
者華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先人也  
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  
折貲陳之以秉彛不以已之親疎爲厚薄人服其均且平  
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教其租入遠長而悉歸之也  
有盜持斧斤之林僮往禦之反爲盜所毆僮妻往護之失  
足墜塹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攜積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  
一郡爲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

能通詩書爲一家女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建古夫  
妻相震而兄弟爲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  
砥柱彛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之  
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觀苟可贖之就  
人有其身也嗚呼勒銘斯所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  
不爲之涕泗沆瀾作仁人也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考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  
文秦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待左右  
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沒從兄青捷居士欽有才  
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考宏是交蓋彥宏凝

慤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諳練甚精而於群從之間  
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  
盡孝及夫人亡出窆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  
傷其生君亡何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盈  
唯恐有媿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  
是內外政皆治會遭女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  
童子凍餓道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家喜  
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  
適鄰邑忽有拜焉前者彥宏一誓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  
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久  
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類之頌地也彥宏笑遣之彥宏壽

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也後一月某日塋于左溪山西源  
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演演天淵演智恂也  
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時用薦者為月泉書  
院山長女一歸江蓮孫男四措揆揆檀檀天女三人皆在  
室彥宏遇人煦也其有息意迨沒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落  
者晉唐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  
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  
元魏齊隋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  
以彥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  
繩架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  
之天子剛詩特存其聲而弗削况於後世者乎漁與彥宏

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  
哉有來取則者

故章府君墓版之文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觀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  
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  
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  
立生格皆濟耀岩穴而善利覃于鄉邦此府君曾祖也父  
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而北面行  
營招討制置使勲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  
陰陽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  
進士第者幾有人若邨曰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

若實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謹其朝論  
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築建功涇原而真童不敢東牧益  
章章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  
持身凝簡超然百為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  
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  
某為回邪某為謬誤稟上不少貶此府君恒性也凝坐一  
榻自明至燠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若思  
遑也 不少寧族端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  
且諫也 然戒曰傳爾孝弟引翼爾文孝母隕乃祖乃父聲  
聞以為爾家羞人諗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  
容諭之輒中其肯誓誓勿煩有司早璞瘳癘位禱於上下

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駟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沒之年月日也。定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玉峯山之陽塋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安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繫群行而為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譏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灑也。銘曰。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突葉蟬媽。施于北南。於燁其光也。玉象降徵。疊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疑簡而昭。淵慤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敦慎。納于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

印不龍而涼也。含真葆鼎。脗合至玄。莫吐耀茫也。何以婉之。龍劍在鏡。神珠齟房也。苟管所施。物罔非吉。胡歛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准其常也。接心與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上。凜為飛霜也。玉峯之阡。冲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太史勒銘。鑄諸樂石。有世而弗忘也。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行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卒。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裏化弘治而風動於

四方重微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也。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之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濶洛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塲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蓋閉戶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

諸事。為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徵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請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匕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蒼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是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

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黜  
蒙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  
郡縣學。以訓導。碎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芟來從者。  
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  
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  
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  
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  
右。避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媼連督索之。先生上京。  
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曾試考覈。入格。  
列第二。上特命之。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  
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

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耆坐語。  
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為師。弟子  
貧有未備者。選補之。後。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  
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  
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杜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  
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  
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墾田  
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  
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  
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  
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

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  
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  
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為病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  
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  
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士築以兵  
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  
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  
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  
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  
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

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  
先生省愆變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響曰蠋之乃飛蝗  
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士財決大者答辱小  
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文淹或  
文有未具時作糜編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  
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牢先生令民自槩斛  
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諭不  
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  
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對舊比每解益  
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  
屬皆役阜隸徃徃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

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遠以媒利先  
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  
符召民民竟得并力耕桑檢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  
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  
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  
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垆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  
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  
之外壹如儀制無有所間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  
弗寧先生科棟材木候農之際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  
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  
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

地勢高瀉構石為牖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牖歷歲久  
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牖于緱壞石治仄而甃之故以  
葦困庠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  
編民居為曹伍適相救恤其患遂止天將軍魏國徐公達  
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  
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亭酬決無不如意一  
軍稱能未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  
不可動脅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值  
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  
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  
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又



亦化戢在官縱無士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  
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諱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  
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  
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  
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  
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  
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士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  
先生過士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  
完膚無一可問者揚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蒿時  
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蒿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

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  
于孝其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後  
江浦會空印士起吏又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伏闕下訴  
而先生沒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  
一孝某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  
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  
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某孝  
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  
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  
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  
鬚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

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  
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分熱立談之頃洞見肝  
膈南冠過郡者必以采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  
蕪丞陳川欲迎母就養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  
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  
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  
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至平奉養簡素不  
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士輒却  
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  
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答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  
有爲饒陽令者以燭鴈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

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吾之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  
倉或亦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士夜則白  
之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  
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  
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瀛私自念齊國  
文公之夢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浸微譁世取宠者  
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闢廢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  
世告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  
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肖爲者嗚呼可嘆也已  
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  
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

宋景文公集卷之十一  
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嗒然  
弗誣也孝某從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  
故而繫之以銘銘曰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  
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  
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  
日月輝于天門逝者云亡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與  
倚欵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允塞乾坤實字名隨上徹  
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帛專城以居象笏朱衣  
於赫其仁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  
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妪以致其事民或勞只如魴之類  
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阨

其亢入相告言父嬰亂離父母孔迯我胡弗歸十百為群  
其來如雲操厥耒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  
于隰黍苗羊眠隣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  
真知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六蘇薰蒸郁紛  
輪困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  
淚如懸河我又奚嗟數竒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  
殄奪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上者陂  
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元故西洲處士方公墓版文

府君諱子野字仲山別號西洲姓方氏方出於方雷氏世  
為歛著姓後遷睦唐玄英處士干以詩石其諸孫廿四府

君宋初又自睦遷寧海侯城里。至府君凡十三世。世爲儒。入太學。名賢書者比比有之。曾祖畧。祖之奎。父重桂。鄉貢進士。妣李氏。府君生四歲而世父應桂沒。應桂亦鄉貢進士。無他男子。側室林氏請以府君後之。府君既長。博學而有文士。林氏與所生父母。鞠躬盡瘁。不見有親踈。李沒。楊氏來繼。府君奉之尤勤。至元己丑。楊鎮龍反。諸王瓮告。帶率師平之。道出縣境。府君年甫十三。急白父曰。湯武行師。當避去。惡有坐俟旌麾之至。如玉石俱焚。何。父從之。毫視獲安。大德丁未。歲儉。道殣相望。斛米可易腴田二畝。餘府君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獨建書塾。購文籍入之。有餘則貸州里之貧者。不能償。立焚其券。於是州里信之。紛爭不

可解者。必謹曰。盍質方府君乎。已而自悔曰。吾儕小人。宜各自裁。勿以煩長者望廬而返。鄉先生周君士瑤。宋太學諸生。通經術。府君聘致爲子孫師。表遠近。從學者百餘人。府君皆飲食之。雖久無倦容。府君篤於倫品。使長幼義聚。歷于指而不折。嬰庭無間言。却使者。每歲行縣。必過府君門。觀風問政。相與成賓主禮而去。府君春秋既高。見諸孫循循雅飭。皆衣被儒術。喜動顏色。燕處超然。唯藝香讀易。消遣世慮而已。諸孫子思。有以娛之。具板輿。操几杖。絮壺觴。登臨於烟霞泉石間。徜徉嘯詠。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如是三十年。年七十。以至正甲午三月戊辰。沐浴更衣安寢而逝。夫人劉氏有賢行。後府君七日亦卒。年八十。其年

九月庚申合葬其里莘東之原子三人長燭慶元路郵縣  
教諭次鉉次浚女一人適同邑林可任孫男六人克勤克  
家克昌克諧克謹克敬克勤能繼父學 國朝洪武四年  
用部使者薦授朝列大夫知濟寧府事以政事稱女四人  
盧忠王本生王處敬馮德昌其婿也曾孫男八人孝聞孝  
孺孝友斯復斯臨斯泰斯壯亥童女九人適周道晟葉問  
陳德侃餘在室孝孺文行卓然近受經於余來請銘嗟夫  
晉楚之富可致也趙孟之貴可獲也惟敦尚乎詩書世濟  
其美不可能也方變業為儒府君復起而繼之使繩繩而  
不墜可謂難也已銘曰士處海埂乎而集忠信以為冠乎  
而飾仁智以成鞶乎而樂空谷之盤桓乎而謂三秀之可  
養乎而繼祖武之編爛乎而流嘉聞於不刊乎而

故檢校孔君權曆志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字世  
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  
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  
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應訪使者辟為書吏除江浙等處  
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間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  
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偽浮  
屠豈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政沅江二邑民  
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  
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已峽間久之復經

雲夢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憊溺死儵騰散盡唯  
繼室高昌氏及嬰丁兩丁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  
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  
張張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  
此知本者也公一弟願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  
會高昌氏生子頗自慰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竈姬  
亦亡公且暮淚不收獨抵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衢未行  
適衢人至言其家廟蕪不治由若廬爲戍兵所據益鬱鬱  
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或具牲幣請祭鍾山神公罵曰  
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汙我迨疾革召克仁謂曰  
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立首豈知死於道

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霄漢者久之克仁亦凄然不能  
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壽六十三  
公生統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爲樂趙歌燕舞交  
錯乎後先公頽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顛連子子作寒寒  
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於之性頗嚴介子姓  
侍側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無爲主後者  
唯高昌氏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爲具棺歛擇不  
食之地於石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以卒後三日昇公  
柩權厝焉濼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濼臂曰  
吾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  
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

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  
公者妻子死欲盡流挫困踣無所不極似可已矣若俾令  
終于鄉葬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實魄於此其甚可哀也  
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  
葬視血染刀劍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  
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  
目决不瞑於泉下柰之何不哀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  
請志其事因收淚以書其畧若公群行之詳則有俟於撰  
銘文者

張節婦唐氏旌門銘

皇帝恭膺

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

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  
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民張成妻唐妙堅年二十又七而  
成卒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况於人邪遂不施膏沐  
日處寒鐙敗幃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  
又七二子頗有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言其狀于  
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  
制令臣敢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下有司行事四方來  
觀莫不歆豔其子彥存竊以為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  
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濂著銘濂惟夫為婦  
天大倫攸繫故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  
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

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繫之以銘。銘曰：聖人御極，博叙天彝，弘敷大訓，陰翫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歸於唐，來歸於張。克產二雛，其夫乃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者鵙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惟天知寒。颼蕭蕭青鐙，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其改圖豈無甘齋，何忍茹荼。含泣陳辭，鴻不冉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享，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板漆書，其光焯焯。皇匪爾私，用為

世勸。推以達之，民間不變。子則蓋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太史作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新刊宋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三

